

不过是想喝个酒

□ 撰稿 | 薄荷

我有一个朋友，是一位心思细腻的青年。他经常会在稀松平常的时候关切地问候：“您怎么啦？”而我往往正无所事事地坐着，一如政治经济学老师描述的那样：“坐在那儿，什么也不干——这不是劳动，只是生活。”也许青年人就是无法相信，我这种一脸灰颓、身心俱废的放空，并不是遭遇了什么打击使然，不过是普普通通的日常状态。这种善良而天真的追问常常令我惊奇，继而厌倦，最终都会落到：啊，果然还是得喝一杯。

丹麦电影《酒精计划》，大部分时间都有一点闷，也没有多么逆袭的戏剧冲突。但是我看得特别顺溜，易饮度极高，每每体验到“喝得口滑”般的愉悦。

影片基本上讲述了一个“酒壮怂人胆”的故事：一群混得不好不坏的中学教员，面对着各种不大不小的人生难题，相约找了个转移注意力的法子：像写论文一样，正儿八经地每天记录自己的酒精摄入量，以此观察酒精对人类行为的影响。看到这个开头，我心里已经不由自主泛起一片悲凉：要维持体面可太费劲了，不过是想喝个酒啊，竟然还得整一个研究项目的帽子扣上。

放浪是年轻人的特权，中年人的美德是克己。中国人讲三省吾身，讲君子慎独，人生就是在不停的自我反省中持续收敛和修持。酒精令人兴奋，令人话多，令人轻易调动起不切实际的鼓舞和欢乐情绪——这些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品质，往往是疲惫的中年人不靠酒精加持就难以获得的技能点。最重要的是，酒精催生幻想。三杯酒下肚，一切仿佛都美好了一些，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突然蹦出了新鲜感，课堂上从来丧声歪气的熊孩子们，



也展现出单纯可爱的一面，一片乏味之中突现活泼暖意。

然而虚妄到底不是解药。笙歌散尽之后，纷至沓来的各种现实依旧严冷：婚变，停职，死亡……老弟兄们终究还是得各人的心伤各自疗。

于是再一次地，我们走到了熟悉的哲学路口，是时候祭出那句俨然已经鸡汤化的名言：“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，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。”问题在于，生活真不是那么容易热爱的。我们终究不是英雄，只是一群喝多了也吐、挨打也疼的凡人。影片在这里具备了相当的人情味：努力也达不到的目标，达不到也可以；鼓不起勇气的时候，哭泣也没有关系。中年人的美德除了克己，还有原谅，除非你铁了心要做鲁迅一流人物。在这个世上，谁不是提着一口气活下去。

青年人的痛苦大部分源自未知：他/她爱我，他/她不爱我；人生有意义，人生很无聊……凡此种种，恰似合眼跳黄河，知它过也不过。中年人的麻木则来自尘埃落定，一切已有了走向，一切都不过如此。“你学过芭蕾，跳一下啊？”“不了不了。”也就完了，大家的兴致都有分寸，没有人会坚持要你展露才华。四十明朝过，飞腾暮景斜。轰轰烈烈，情怀渐冷。说什么好呢？好在还有酒啊。

我是看完本片掉回头去补起《汉尼拔》的。即使是汉尼拔这类大肆绽放邪魅的角色，“麦子叔”麦斯·米科尔森的演绎也很克制。这位“丹麦最性感的男人”，倒是让我觉得异常亲切。感谢他的片尾狂舞，让一切忧愁和无奈到底有了安慰。原来日益沉重的肉身里，还藏着一个跃跃欲试的灵魂。[E]

